

《山河月明》：

家庭视角说“明朝那些事”

由高希希总导演、赵立军执导，冯绍峰、陈宝国、颖儿、何晟铭、陈奕丞领衔主演，张丰毅、王姬友情出演的电视剧《山河月明》已于4月6日晚登陆北京卫视和优酷。该剧讲述了从明朝洪武到永乐年间，朱元璋第四子朱棣从年少起就历经沙场，终于成长为合格的军事将领和一国统帅，并成就一番伟业的故事。从播出的品相看，《山河月明》家庭视角新颖独到，吊起了观众的胃口。

陈宝国等老戏骨出演

作为一部历史剧，该剧的叙事视角却颇为独到，开篇除了对恢弘大气的边疆局势、大明朝堂进行了展现，也加入了许多人性化的家庭视角。朱元璋与马皇后如寻常夫妻般相处，马皇后亲手做饭给丈夫，朱元璋和妻子边吃饭边聊政事，观感十分亲切；朱元璋虽为一代帝王，却也要像个操心的老父亲一样去查儿子们的功课；包括徐达一家，女儿徐妙云会因为父亲兄弟偷吃东西闹脾气。这样的打开方式巧妙又接地气，在细腻日常中缓缓铺展出宏大的历史轨迹。这种对“大明一家人”由内而外的多面呈现，也为观众揭开了欣赏那段历史的又一新颖视角。

陈宝国、张丰毅、王姬等老戏骨的出演，一上来就稳住了整部剧的历史剧基调。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气势逼人、不怒自威；张丰毅饰演的徐达英武霸气，极具武将风范；王姬饰演的马皇后也是亲切中暗藏坚韧强大气质。除此之外，成毅饰演的少年朱棣洒脱不羁，聪慧



过人，且对沙场充满向往，人物形象十分鲜明。诸多人物次第出场，在演技与人设上看点多。

立足明朝历史 一睹人间百态

据悉，《山河月明》立足于明朝历史，起笔于洪武，落笔于永乐，从洪武开国的千疮百孔、百废待兴到永乐盛世的万邦来朝，可谓截取了一段大明王朝最为辉煌的历史时光，描绘出一幅激浊扬清、振奋昂扬的历史画卷。

在这部剧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燕王朱棣从一腔热血的少年儿郎，成为一代帝王的成长史；还可以看到，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，一个个鲜

活人物的登场与落幕、他们的历史书写和影响。同时，也可以全方位地领略一个朝代的风骨与风华，一睹它的社会发展、人间百态。

多位明史专家为其保驾护航

近年来，古装历史剧在荧屏上甚为少见，而像《山河月明》这样格局宏大的历史巨制更是一度断层。据悉，为保证《山河月明》在历史层面的真实性，主创团队在剧本筹备阶段便邀请多位明史专家保驾护航，确保剧情尊重历史，符合历史发展脉络。《山河月明》在脱胎华夏历史，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，力求站在一定的历史高度和文化广度上，带给观众一场彰显文化自信的精神盛宴。 据北京青年报

《少年前传》：让少年回归“少年”

在文学语境中，“少年”一词不单纯是一个生理年龄的概念，它同时蕴含着某种特定的价值认同与社会共识。因此，每当我们谈论“何为少年”时，往往也在同步谈论着“少年何为”。一个多世纪前，梁启超先生曾以极尽溢美之辞称“中国少年”为腾渊之潜龙，啸谷之乳虎，试翼之鹰隼。然而时至今日，作为天之骄子的理想型“少年”正在被“鸡娃”（父母给孩子“打鸡血”）、“青蛙”（普通孩子）、“牛娃”（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）、“素鸡”（接受“鸡娃”型素质教育的孩子）等网络流行词所取代。从“少年”到“鸡娃”，青少年成长教育的变动和百年前比，不可谓不大。而姚鄂梅的长篇新作《少年前传》（《十月·长篇小说》2021年第5期）所要直面的正是“少年维特之烦恼”背后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当代教育难题。

小说用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分别讲述了三位“中产宝妈”的“育儿心经”。昊天妈妈自觉继承了家族由来已久的家教家风——“吊大的葫芦打大的娃”“男孩不打不成才”。为此，她还煞有介事地制定了一个“打娃标准”：凡是孩子的错，导致他人受伤、受损，或遭人投诉的，唯有武力可以立竿见影。小素妈妈的育儿之道是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为了能让女儿走好艺术生之路，她毅然做起全职主妇。面对女儿日渐强烈的抵触情绪与抗拒行为，她的化解策略是给孩子灌下一碗热气

腾腾的“心灵鸡汤”，一碗不行，再盛一碗。子涵妈妈则堪称“时间管理大师”，不仅将孩子的作息时间表精确计算到秒，甚至为了不浪费上学路上的时间，在车上放了一个折叠书桌。

三位“宝妈”对子女的关爱可谓无微不至，然而这种过度的“关爱”无形中也构成了“甜美的负担”，将孩子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昊天因与保洁员发生口角，惨遭妈妈的严厉责罚，从而变得多愁善感、郁郁寡欢；小素为了摆脱练琴的折磨，不惜划伤手指博取妈妈同情；子涵看似温顺乖巧，实则内心深处潜藏着一只叛逆躁动的小兽。最终，因目睹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，亲子关系的走向更加剑拔弩张。

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，《少年前传》中有一个嵌套式的三角形结构，它构成了对当前教育困境的多重隐喻。这个三角结构的里层，是三位“宝妈”以爱之名建造的亲情牢笼，昊天、小素、子涵被禁锢其中。小说结尾处，昊天试图挣脱妈妈的情感绑架和观念束缚，独自一人踏上了远去的列车。然而，在黑暗的隧道中，仍有双“铜铃般的眼睛”紧紧跟着他。作者略带夸张的比喻实则给家长们的“鸡娃”式呵护敲响了警钟。

三角结构的外层则是学校“唯分是举”、校外辅导泛滥和教育深度“内卷”导致的“普遍焦虑”。三位“宝妈”因孩子在同一所课外辅导机构

而结识，为了能让孩子进入重点初中，“宝妈”们大显神通，仿佛一场社会资源的“军备竞赛”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，昊天妈妈为消除“辱骂保洁员事件”对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，主动上门向当事人赔礼道歉，谁成想，对方却提出了一个令其瞠目结舌的要求——将她乡下的孩子转到本市上学。由此可见，优质教育资源已成各方力量抢夺的焦点。

《少年前传》的深刻之处还在于，它不仅集中探讨了“鸡娃”攀比、家长焦虑、培训泛滥、唯分数论等问题，同时还还将触角延伸到当前城市“密集养成”教育模式下家长与子女主体性迷失这重命题上。例如，小说中三位“宝妈”无不戴着一副“人格面具”，彼此相识6年，看似亲密无间，实则相互防备，最后连自己的真实姓名都陌生起来。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中，父亲始终是一个缺席的存在。在家长的过度干涉下，少年们或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“双面人格”，或是日益变得自私自利。作品借此阐明：“鸡娃”式教育非但不能促进青少年人格主体性的建构，反而会成为个性发展的包袱。其危害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家长的反思。

幸运的是，《少年前传》关注的社会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。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“拔节孕穗期”，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，都不能只看分数；分数是一时之得，孩子形成健康成熟的人格才是一生的成长目标。这样的观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共识，让少年回归“少年”，既是作家姚鄂梅的期许，也是《少年前传》给予我们的启迪。

据人民日报海外版